

宋遼之關係

王桐齡

一 宋室不競之原因

漢唐宋明四朝，爲漢族創立之大帝國。漢唐行政方針多積極的，注重興利，趨於進取；宋明行政方針多消極的，注重防弊，趨於保守。漢唐對於大臣，委以全權，使之負完全責任，不加以干涉牽掣；故其用人也，恒取發揚蹈厲，奇傑出衆之才；宋明對於大臣，多方牽掣，束縛其自由，使不得跋扈恣橫；故其用人也，恒取束身寡過，鄉黨自好之士。漢唐行徵兵制度，士卒多良家子出身，故士氣沈著而發揚，勇於公戰，而怯於私鬪；宋明行募兵制度，士卒多遊手好閒之無賴出身，故士氣驕縱而媮惰，習於奸淫虜掠，而憚於衝鋒陷陣。漢唐將官多久於其任，故與士卒習；宋明將官多臨時派遣，士卒多臨時調撥，故彼此感情隔闕。宋室政費之奢靡爲前後朝所無，如百官俸祿之厚，對於功臣子孫，大臣子孫，降王子孫待遇之優，冗官之多，冗費（郊祀，東封……等）之濫，對於遼夏之歲幣等，皆直接間接促成財政困難。凡此者皆宋室衰弱原因，後來對於遼夏不能競爭之所由來也。

二 歷代對北方民族之關係

中國北方民族，若周之獯鬻，^四燕狁，春秋時之山戎，赤狄，白狄

一，梁啟超，欽定四庫全集卷三五，第二一至二五頁，中華書局出版。民國一四年六月。

二，梁啟超，中國六大政治家第五編，第一一頁，一六頁，光緒三十四年，廣智書局出版。趙翼，廿二史劄記卷二五，第一四頁，光緒二十五年，湖南書局刻。

三，梁啟超，中國六大政治家第五編，第一七，一八頁。趙翼，廿二史劄記卷二四，第一一，一二，一三頁，卷二五，第一至一三頁。

四，王桐齡，東洋史第一編，第一一，一四，一五，一六頁，民國一一年，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等，皆弱小部落，雜居內地，容易使之同化。^五秦漢時之匈奴，^六隋唐時之突厥，^七唐之回紇等，可以目爲大國矣；然其根據地皆在漠北，故壓迫漢族之勢，不如宋代之甚；又皆游牧帝國，彼本族無文化，故與漢族接觸後，亦容易被同化。^八兩晉時代之五胡十六國，南北朝時代之北朝，可以目之爲大國，且文化亦相當發達矣；然彼等皆棄其舊有之根據地而移居黃河流域，棄其本族舊有之風俗而自動的被同化於漢族，故國勢一衰，領土瓦解，遺民全被漢族所吸收。獨有宋時代之遼，金，元三國，其根據地皆在塞外，勢力範圍伸張至中國內地，領土之廣，武力之強，足以壓迫漢族，而又不肯完全與漢族同化，故有宋一代三百年間，始終受其壓迫。^九金之根據地在吉林，^{一〇}元之根據地在外蒙古車臣汗部，兩國距宋較遠，其對宋之衝突亦在後。^{一一}獨遼之根據地在熱河，距宋北境密邇；又建國在宋以前，宋室勃興時，遼之武力已壓倒漢族，西方聯絡黨項，侵擾宋之北方；北宋一代一百六十餘年間，窮於應付。及徽宗晚年始與女真聯絡，南北夾攻以滅之；旋與女真衝突，竟爲所滅。然則北宋一代實與遼相終始，時常發生國際關係者也。茲簡單述其概略於下：

三 遼室之發祥

我國北方之民族有三：曰通古斯族，蒙古族，突厥族。^{一二}蒙古

五，同上本，第二編，第二至四頁。

六，同上本，第二編，第一四九至一五〇頁。

七，同上本，第二編，第二〇九至二一一頁。

八，王桐齡，東洋史第二編，第九一，二，五，一〇四頁。

王桐齡，中國史第二編，第二九三頁，民國一五年，文化學社出版。

九，王桐齡，東洋史第三編，第七六頁。

一〇，同上本，第八五至八八頁。

一一，同上本，第二六至三三頁。

一二，同小註一一。

族之發祥地，在今外蒙古車臣汗部肯特山麓之 Onon, Kerulen, Tola, Orkham, Selonga 等河流域。^{一三} 通古斯族之發祥地，在今東三省長白山麓之圖們江，鴨綠江，松花江，烏蘇里江流域。兩地皆苦寒，農產物缺乏，兩民族為天然現象所驅，常有逐漸南下之趨勢；積之數千百年，遂移至現在萬里長城近傍，血統逐漸混合，成為一種特別新民族。^{一四} 戰國末年，代表此民族最大之部落曰東胡，其根據地在現在遼河上流錫喇木倫，老哈木倫流域。其勢力範圍，南抵熱河南部，與燕人接觸；西抵察哈爾中部，與匈奴接觸。西漢初年，東胡為匈奴冒頓單于所滅。其遺族東走，一保烏桓山，一保鮮卑山，因以地名為部落號。烏桓根據地偏南，與漢接觸較多，鮮卑根據地偏北，與匈奴接觸較多。二部皆兩屬之國，因漢與匈奴之強弱以為向背；對於漢室時常稱臣，時常入寇，態度不定。^{一五} 東漢中葉，匈奴分裂為二部；南匈奴降漢，內徙五原，西河；北匈奴為漢所敗，走阿爾泰山西，沿鹹海，裏海北岸西下，輾轉趨向東歐。外蒙古空虛，^{一六} 鮮卑因徙據其地，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，皆降於鮮卑，鮮卑由此漸盛。^{一七} 東漢末年，烏桓酋長蹋頓助袁紹抗公孫瓚有功，紹承制，賜以單于印綬。曹操滅袁紹，統一河北，因進兵擊烏桓於柳城，（今熱河凌源縣）大破之，斬蹋頓，徙其餘衆於我國北部，於是烏桓遺民皆同化於漢族。^{一八} 兩晉時代，鮮卑侵入中國，略取黃河流域，建立前燕，後燕，西燕，南燕，西秦，南涼等許多之短命帝國，王國。及其末年，統一於後魏，與揚子江流域

一三， 同小註一〇。

一四， 王桐齡，東洋史第一編，第二九頁；第二編，第二，三頁，第八七至九二頁。

一五， 同上本，第二編，第九二至一〇〇頁。

一六， 同上本，第九〇頁。

一七， 同上本，第八九，九〇頁。

一八， 王桐齡，東洋史第二編，第九一，九二頁。

代表漢族之劉宋，蕭齊，蕭梁，陳，陳對峙，稱爲南北朝。後魏之衰，國分爲二：東爲北齊，西爲北周，互訖數十年，統一於隋，黃河流域主權復歸於漢族。所有前燕，後燕，西燕，南燕，西秦，南涼，後魏，北齊，北周等之鮮卑遺民，皆被同化於漢族。

烏桓，鮮卑相繼移入中原，種姓完全爲漢族所吸收。^{二九}熱河境內之東胡遺民尙分爲二大部落：居西南方者曰奚，居東北方者曰契丹。唐太宗初年，相繼請內屬，詔并建爲都督府，授其酋長都督，並賜姓李。自此以後，契丹累代酋長多封王，尙公主；其子弟多仕於唐爲大將，貴寵用事；若李楷洛，李光弼，李光進父子兄弟其最著者也。安史之亂，河北多陷，契丹與朝廷道絕不通，遂羈縻於回紇。從此以後爲兩屬之國；朝廷惡其外附回紇，不復授官爵。^{二〇}武宗初年，回紇爲現今西伯利亞中部之結戛斯（Kirgis）所滅，契丹復附於唐。^{二二}有唐晚年，契丹舊酋長大賀氏衰，諸部奉耶律阿保機爲主。阿保機梟雄，盡殺諸部酋長，併吞其部落，自立爲王，以幽州漢人韓延徽爲謀主。乘中國內亂，招來河北之漢人，爲之築城郭，立市里以處之，使各有配偶，墾藝荒田。由是漢人安業，逃亡者少，契丹農業始漸發達。以漢字隸書之半增損之，製契丹文字數千；制婚嫁，定官號；於是契丹文化始漸發達。東滅渤海，降女真，於是現今東三省及俄領阿穆爾省與東海濱省南部皆入於契丹；西征突厥，吐谷渾，黨項，沙陀諸部，皆下之，於是現今察哈爾全部亦入於契丹，契丹國勢驟張。梁末帝瑱，真明二年（西歷紀元九一六年）自立爲帝，是爲遼太祖。^{二二}次年，南侵晉，破蔚，新

一九， 同上本，第二一一頁，第三編，第二七，二八頁。 唐書契丹傳（四夷傳中之東夷部）李光弼傳。

二〇， 王桐齡，東洋史第三編，第四至七頁。

二一， 同上本，第二八，二九頁。

二二， 同上本，第三〇頁。

武媯，備五州（今直隸口北道蔚，涿鹿，宣化，懷來，延慶五縣）進圍幽州（今北京）不克。幽州東北七百里有渝關（今山海關），下有渝水（在撫寧縣東二十里，一名獅子河）通海，自關東北循海有道，道狹處纔數尺，旁皆亂山，高峻不可越；舊置八防禦軍，募土兵守之，每歲早穫，堅壁清野以待契丹，契丹至則閉壁不戰，俟其去，選驍勇據隘邀之，契丹常失利走。及晉將周德威鎮虜龍（今北京）恃勇不修邊備，遂失渝關之險；契丹始芻牧於營（州名，今熱河朝陽縣），平（州名，今直隸津海道虜龍縣）之間，是為後來宋室受壓迫之第一步。

四 燕雲十六州之割讓

京兆，直隸，山西，北境，熱河，察哈爾南境，有大山脈橫亘於其間，名燕山山脈。其南為直隸之津海道，京兆，直隸之口北道與山西之雁門道；其北為熱河之朝陽，凌源，平泉，承德，深平，豐寧；及察哈爾之多倫，沽源，張北，興和，豐鎮，陶林，涼城等縣；中間以山海關，喜峰口，古北口，獨石口，張家口，殺虎口為南北交通之要道。山雖不甚高，而頗重疊險阻，漢唐全盛時代，扼此以為門戶。^{二三}漢室在現今熱河平泉縣設右北平郡，京兆薊縣設漁陽郡，口北道懷來縣設上谷郡，山西雁門道平魯縣設雁門郡，綏遠和林格爾縣設定襄郡，托克托縣設雲中郡，跨燕山山脈為管轄區域，以監視烏桓，鮮卑，並防護匈奴。^{二四}唐室在現今北京設范陽節度使，熱河朝陽縣設平盧節度使，山西雁門道大同縣設大同節度使，綏遠歸綏縣設振武節度使，跨燕山山脈為管轄區域，以監視奚，契丹並防制突厥，回紇。^{二五}後唐初年，渝關淪沒，直隸東北境無險可守，京兆時常被兵。後唐晚年，

二三，看後漢書地理志，地名可按照筆畫多少查覽。

二四，看唐書地理志，地名可按照筆畫多少查覽。

二五，王洞齡，中國史第三編，第一二，一三，一四，一五，一六頁，第三二頁。

叛將石敬瑭據河東(今山西省中部)作亂,引契丹兵爲援,滅後唐,割燕(今北京)雲(今大同縣)等十六州以賂契丹,於是現今直隸,京兆,山西北部皆入於契丹,燕山山脈爲契丹所有,中國北境無險可守,契丹時常南下侵略河北,後晉之亡實由於此。

五 宋 遼 之衝突

^{二六}
周世宗有雄才大略,顯德六年,(西歷紀元九五九年),自將兵大舉伐契丹,欲恢復燕雲十六州,取瀛州(今直隸津海道河間縣),鄭州(今任邱縣),易州(今保定道易縣),遂趨幽州,在路不豫乃還。^{二七}
宋太祖卽位,用趙普議,用兵南方,以圖統一中國本部,而置契丹爲緩圖。太祖崩,太宗卽位,屢與契丹衝突,宋室大舉北伐者二次:第一次在太平興國四年(九七九年),太宗自將滅北漢,乘勝由太原東下,取涿州,進圍幽州;遼將耶律休哥以生力軍來援,宋師老士疲,爲遼兵所敗,太宗走還。第二爲雍熙三年(九八七年),遼景宗殂後,聖宗卽位,年幼不能親政,母蕭氏以太后攝政,宋太宗乘遼主少國疑之際,分兵四路北伐,命曹彬,米信統重兵,由直隸東部之平原北上,趨幽州; 田重進由定州循太行山脈東麓北上,入紫荆關; 潘美引精兵由太原出雁門關,趨雲州。太宗之意以爲遼騎兵多,利平原;宋步兵多,利山地;故用我之所長,攻敵之所短,令潘美與田重進先以精兵取口北道及雁門道;然後分兵二路,一出居庸關,襲北京之北,一出紫荆關,攻北京之南,如此則進可以戰,退可以守。遼之根據地距北京近,距大同遠,故命曹彬米信以大兵壓迫北京,牽掣遼兵,使不敢救大同;囑以持重緩行,慎勿趨利,俟潘美田重進盡取雁門口北二道後,然後與之聯合,夾攻北京。

二六, 同上本,第二八頁。

二七, 王桐齡,中國史第三編,第五三至五五頁;同東洋史第三編,第五九至六〇頁。

彬與信乘勝而前，所至克捷，直抵涿州；遼將耶律休哥以輕騎斷其糧道，彬食盡，引兵還，爲休哥所乘，宋師復敗，潘美以下皆引還。自此以後，遼人屢次南侵，邊將禦之，互有勝負，河北平原無險可守，宋師疲於奔命。

六 宋遼之和議

宋室都城在現在開封，與北京聯接爲一大平原，中間無險可守；太祖在位時，常欲遷都洛陽，以次遞遷於長安，憑藉山河之險以拒守，太宗力爭，乃止。^{二八}太宗崩，眞宗卽位，遼聖宗乘宋主少國疑之際，咸平二年（九九九年）大舉南侵，擊敗宋兵於河間，遂自德州渡河，大掠山東西部而還。自此以後，連年南侵，邊將禦之，互有勝負，河北大遭蹂躪。景德元年（一〇〇四年）復大舉南侵，至澶州（今直隸大名道濮陽縣），距汴京只隔一河，朝廷震駭；閣臣之庸懦無能者或請幸金陵，或請幸成都。宰相寇準力勸帝親征，帝勉強從之。會遼大將蕭撻蘭爲宋將李繼隆兵射死，遼人奪氣。帝至澶州，遼人來請和，要求宋割讓瓦橋關（今保定道雄縣）以南十縣地，帝遣使與遼議和，欲以金帛賂之。寇準欲邀其稱臣，且獻幽燕之地，帝不聽。竟許遼每年歲幣銀十萬兩，絹二十萬匹，兩國約爲兄弟；南朝爲兄，北朝爲弟。

自是以後，宋得虛名，遼得實惠；以漢族一統大國爲契丹納貢，君子恥之。^{二九}仁宗在位，西藏族之黨項會長趙元昊據現在黃河套作亂，侵略陝西甘肅北境，宋師屢敗。遼與宗乘釁，復來威嚇，要求宋割讓瓦橋關南十縣地。帝不欲與地，欲增歲幣與和，遣富弼使遼，往返折衷者再，始約每年增銀十萬兩，絹

二八，王桐齡，中國史第三編，第五六至五八頁。

二九，王桐齡，中國史第三編，第六二至六五頁。

十萬匹，復與遼和，南北通好如故。

^{三〇}
宋神宗即位，深以入貢於遼爲病，欲大攘四夷，以雪國恥，以王安石爲宰相，改良內政，復分兵經略河邊（今甘肅西部）及西南夷（今湖南西部，四川東部，貴州北部苗族），皆有功。乃進兵伐西夏，欲制西夏以弱契丹，兩次出兵皆無功。遼道宗乘釁，以河東路（今山西靈寧道）沿邊增修戍壘，起鋪舍，侵入遼界爲辭，要求從新劃界。帝以西南西北同時用兵，無餘力與遼宣戰，乃從遼之請，以分水嶺爲界，凡東西長七百間，南北失地各寬約三十里，遂爲異日用兵之端。

七 恢復燕雲問題

^{三一}
宋徽宗時代遼室淩衰，天祚帝在位，荒淫不恤國政。生女真部酋長完顏阿骨打舉兵叛之，盡取現在東三省地，自立爲帝，國號金。宋徽宗乘隙與金結攻守同盟，南北夾攻遼，約事定之後，以燕雲十六州歸宋，宋與金歲幣之數同於遼，作爲交換條件。宋屢進兵無功，金以獨立滅遼；宋人要求金歸地，金人猶豫不肯，僅以燕京及京兆屬下六州來歸，金帛子女皆驅掠以去；宋人所得，惟空城而已。已而遼故將張毅據金平州來降，朝廷納之，金人以納叛爲口實，遂與宋起衝突，旋破汴京滅北宋。遼亡以後僅二年，北宋亦滅，南北兩朝遂同歸於盡矣。

八 結 論

計宋遼交涉百餘年，大小衝突數十次，除去太宗時代二次北伐爲宋廷主動以外，其餘皆係被動。衝突之地點，皆在宋室領土內。即太宗二次遠征：第一次圍幽州，第二次取涿州，

三〇， 同上本，第八三至一〇一頁。

三一， 王桐齡，中國史第三編，第一二三至一三八頁。

亦僅至現在京兆南部爲止。較之漢唐遠征，深入漠北者，固大有遜色。宋之領土爲現在中國本部，人口之多，物產之富，文化之發達，遠在遼以上，而武力不及焉；則太祖以來種種消極的政策束縛人才之所致也。古云：“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”又云：“履霜堅冰至”，有味乎其言哉！
